

96岁医者吴孟超 每周坚持三台手术

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近日一期节目播出后引发热议，节目的主人公是被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

吴孟超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重达18千克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他为一名仅4个月大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设立以来医药卫生界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科学家，他说：“我会把一生的精力贡献给医学和科学！”

因为他和他的学生，我国的

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由20世纪60~70年代的16.0%，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来的48.6%。到今天，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80%是吴孟超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和第三代、第四代学生。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吴孟超父亲因为胆囊结石胆管结石而去世，吴孟超为了救国，学了这一行，却没有机会给自己的父亲医治。

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钳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但又超乎寻常的柔软细腻，指甲整齐润泽——食指畸变是因为过去的成千上万台肝脏手术，细腻灵活是为了未来能再多帮助一个生命。

在面对病人满腹腔的充血时，所有人都只能看到满眼的红色，但吴孟超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代替眼睛游刃有余地选中血管一掐，血当即就会止住。

2004年，82岁的吴孟超，不顾众人的反对接下了一台复杂的

肝脏肿瘤切除手术。手术的对象是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她肝脏的肿瘤，比篮球还大，大到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肝移植一条路可以保证。

同事偷偷劝吴孟超，说别人都不敢切，你切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而吴孟超只认“人命关天”，他果断地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名誉算什么！

2004年9月24日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吴孟超通过整整十个小时的手术，给女孩切掉了肿瘤。

节目中，董卿分享了几封他人写给吴老表达感谢的信，读着读着就落泪了。其中一封，是和吴孟超合作多年的护士长写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来源：《中国青年报》
整理：张力友

念你们的名字

你陪同病人经过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刻，你倾听垂死者最后的呼吸，你的脸写在婴儿初闪的瞳仁中，也写在垂死者最后的凝望里。你陪同人类走过生老病死，你扮演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啊！

事实上，成为一个医者的过程正是一个苦行僧修炼的过程。你需要学多少东西才能免于自己的无知，你要保持怎样的荣誉感才能免于自己的无行，你要几度犹豫才能狠下心拿起解剖刀切开第一具尸体，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之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无情！在成为一个医者之前，第一个需要被医治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在一切的给予之前，让我们先拥有。

这些日子以来，也许你们的名字已成为桑梓邻里间一个幸运的符号，许多名望和财富的预期已模模糊糊和你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用钦慕的眼光望着你们，一方无形的匾已悬在你们的肩际。

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住医药是有时而穷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请记住，你们每一天所遇见的不仅是人的病，

也是病的人，是人的眼泪，人的微笑，人的故事，这是怎样的权力。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

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别人的感念。

作者：张晓风
(吴老在《朗读者》节目中与写信者共同朗读的文章)

·左手悬壶 右手抚琴⑤



“手艺”，阜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金刚进行魔术表演。

作者：白玲 来源：医影汇



《最好的告别》

·连载⑱

辅助生活机构 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对路·桑德斯和大多数老人来说，辅助生活机构可能并没有发挥它计划中的作用。入住辅助生活机构还不到一年，辅助生活对路来说已经不够了。最初他还能随遇而安。他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晚上，他在寓所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他的两位倾慕者也在。他打破了别人递给他的一瓶白兰地。

“然后我父亲就晕过去了，头磕到地上，进了急诊室。”谢莉说。康复治疗结束后，说起此事他一笑而过。“你看看，”她记得他这么说，“我邀请女人们到家里来，结果只喝了一点点，我就昏过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路的身体越来越不配合。他的体位性高血压越发严重，他晕厥的频率增加了——不仅仅是在喝了白兰地之后，可以是白天也可能是晚上，可能是走路的时候，也可能是起床的时候。救护车出动了多次，带他去找医生照X光。事情逐渐发展到他已经不能再走过长长的门厅，乘电梯去餐厅吃饭了，谢莉只好在他的冰箱里塞满可以放进微波炉的预制食品。

她发觉自己又开始担忧他了。他饮食不合理，记忆力更差了。即便有健康助理经常看望他、晚上有人巡夜，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呆坐着。她觉得以他的衰弱程度，他得到的照料还是不够，她不得不把他送到提供24小时护理的地方去。

她参观了附近的一家疗养院。“那是较好的一家，”她说，“很干净。”但这是一家疗养院。“人们跌坐在轮椅里，在过道上排着队。太可怕了。”她说这是她父亲最害怕的那种地方，“他不希望他的生活局限于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和半个房间——中间会用帘子把他和别人隔开。”

但是，她说，当她走出那个地方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尽管很糟糕，她还是只好把他放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安全。那是首要的考虑，我不得不为他的安全着想。”谢莉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阿图·葛文德